

北非史

第一卷 上册

〔法〕夏尔-安德烈·朱利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 非 史

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

第 一 卷

上 册

从上古时代至
阿拉伯人征服(公元 647 年)

〔法〕夏尔-安德烈·朱利安著

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CH-ANDRÉ JULIEN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TUNISIE - ALGÉRIE - MAROC
DES ORIGINES
A LA CONQUÊTE ARABE
(647 AP. J.-C.)

原著系法文, 本书根据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 1961 年俄文译本
«История Северной Африки» 转译, 俄译者为 Р. М. 索
洛多夫尼克

内 部 读 物

北 非 史

第 一 卷

〔法〕夏尔-安德烈·朱利安著

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5 插页 9 字数 318,000

1973 年 3 月第 1 版 197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0

统一书号: 11171·18 定价: (共两册) 1.98 元

出版说明

《北非史》一书的作者夏尔-安德烈·朱利安是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写了一系列有关非洲和大洋洲各民族历史以及其他著作,其中以《北非史》较有代表性,在西欧资产阶级同类历史著作中有一定的影响。

《北非史》主要论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个国家的历史。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从上古时代至公元647年阿拉伯人进入北非,第二卷从阿拉伯人进入北非至1830年法国侵占阿尔及尔,第三卷从1830年起直至现代。

非洲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北非很早就有灿烂的古代文化。作者在第一卷开头,论述了北非原始社会形成和向奴隶社会转变的过程,对北非的地理环境,史前期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诸如气候、水文、地质、动植物的变化和分布情况均有涉及,特别是对北非土著居民柏柏尔人的历史、经济

1951/20/06

和文化发展,以及风俗习尚等,搜集的资料较为广泛,使我们读后对北非史前期和有史期初各方面的面貌有一概括的了解和认识。

按照编年史的程序,作者接着以较多的篇幅叙述了迦太基和罗马帝国两个奴隶制国家侵略北非的过程。从迦太基奴隶制国家建立起,中经三次布匿战争,罗马帝国在北非确立统治,实行罗马化,直至罗马帝国崩溃,汪达尔人占领非洲,东罗马拜占庭人卷土重来,这些历史阶段在书中都有比较详尽的记述。同时,作者也程度不同地反映了柏柏尔人在漫长时期中反对异族侵略奴役、不断起义的经过。但是,由于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根本不可能认识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更不能理解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千千万万奴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因而,他把柏柏尔人在抵抗迦太基和罗马帝国侵略时所表现的坚强不屈的精神,强调是由于“地理条件”所致。作者对于柏柏尔人领导的起义抱有同情态度,但对于公元初柏柏尔人塔克法里纳特领导的起义,引用了塔西佗污蔑起义者的观点反动的材料,没有加以批判。此外,作者以不少篇幅,吹

捧当时代表罗马统治阶级利益、残酷镇压异教徒的奥古斯丁。凡此等等，都是我们阅读时应该注意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北非历史上，正是勤劳勇敢的柏柏尔人，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中创造和发展了北非灿烂的古代文化，而他们反对迦太基和罗马帝国侵略的如火如荼的起义，同罗马帝国的奴隶起义汇合在一起，形成了势不可挡的革命浪潮，冲击着罗马帝国的基础，加速了西方奴隶制度崩溃的过程，同时为后世非洲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北非史》第一卷尽管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对于我们了解北非的历史沿革，当地人民进行的斗争，以及他们的劳动、生活等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本书是从1961年出版的俄译本转译的。

1972年7月

俄译本编者序

法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格塞尔^①在向法国读者介绍本书时写道：“本书阅读时自始至终趣味盎然。全书丝毫没有教科书那种令人厌倦的枯燥乏味之处。”确实，夏-安·朱利安的《北非史》，不论在法国国内和国外都享有盛誉。1931年本书初版问世后，一直受到法国进步知识分子以及所有对北非过去历史感到兴趣、急欲了解北非各民族经历和期望的人所欢迎，并且博得好评。1951年至1956年再版出书。本书之所以风行一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叙述生动，文字不落旧套，别具一格（遗憾的是，在翻译时这种风格不免有所失去）；也由于作者善于客观地评价人物和事件，对北非各国民族解放运动抱同情态度。

本书作者夏尔-安德烈·朱利安是一位杰出

① 格塞尔(1864—1932)，法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索邦（巴黎大学本部）教授。1891年他生于法国西北部卡耳瓦多斯省冈市。但他所有的科学教育活动和政治活动，都和北非联系在一起。他不仅是作为历史学家对北非从事研究的。在人民阵线时期他参加了莱昂·勃鲁姆政府。在本届和以后几届内阁（1936—1939年）中，他担任由内阁总理直接领导的地中海和北非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委员会的任务是协调政府政策，并在北非各地区进行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7年他由社会党提名被选为法兰西联邦的顾问，即法兰西联邦议会的成员；法兰西联邦议会是类似国会的机构，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开始发挥职能。他担任这个职位直至1958年戴高乐上台执政。

在社会党中他倾向于左翼，社会党左翼在许多问题上同该党的政府领导人员存在分歧。1958年9月他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①“少数派”其他成员一起退出了居伊·摩勒领导的社会党，加入独立社会党。夏-安·朱利安在报刊上、在各种社会组织中批评法国的殖民政策，主张同民族主义运

^① 法国社会党的正式名称。——译者

动相互谅解，近来则主张法国同突尼斯和摩洛哥平等合作，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

作为历史学家，夏-安·朱利安具有渊博的科学知识。他发表了一系列著作，论述非洲和大洋洲各民族的历史，论述地理发现史和法国殖民扩张史，以及有关现代殖民的问题。他的著作有《非洲史》、《大洋洲史》、《法国扩张和殖民史》，以及与德拉维涅特合著的《法国海外建设者》。然而北非在他的著作中还是占据特殊的地位。尽管他不是正统的东方学家，也没有阿拉伯方面的专门学识，但他仍卓有成效地研究北非史问题。除《北非史》外，他在1950年还发表了篇幅较大、内容丰富的《北非在前进》一书，叙述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北非史》第二版和初版不同，分成三卷，每一卷都仿佛是独立的“自成一体”的著作。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构思在全书各卷中是统一的。虽然新版本作了非常重要的修改，改正了陈旧的概念和结论，但原来的结构、风格和叙述方法仍全部保存。初版本只有一卷，包括直至1930年为止的北非全部历史，再版时则按编年史的特点将全文分开。第

一卷至阿拉伯人征服时期，第二卷至法国占领阿尔及尔（1830年），第三卷从1830年起直至现在。第一、二两卷分别在1951年和1956年问世，而第三卷的出版时间则将晚得多。

在现代资产阶级历史著作中，夏-安·朱利安这部著作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它的特殊价值在于对北非历史作了系统的和连续的叙述。一般人通常认为欧内斯特·梅西埃是夏-安·朱利安唯一要求严格的前辈，而他在1888年至1891年出版的三卷著作，观点已非常陈旧，更不必提那些分量更单薄的作品了。大部分论述北非历史的现代著作和朱利安的著作迥然不同，或者只是概述个别国家（通常这是集体写作的），或者只限于个别时期，最好的也不过是个别时代（古代、阿拉伯中世纪），而且对北非过去的历史往往缺少完整的概念和理解，缺少各个历史时期的相互联系，以及前阶段文化的发展对后阶段的影响等等。

夏-安·朱利安这部著作的主要优点在于其完整性和系统性，但由于一定程度上是编纂成书的，科学的独创性就嫌不足。遗憾的是，在目前科学专门化的情况下，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此，

在实现自己的写作意图从而使本书更有特殊价值的时候，夏-安·朱利安完全自觉地、而且充分有理由把自己的任务加以限制。他在初版引言中写道：“如果本书有所创见，那只是在于它对各种事实的选择和综合，思想上的明确性和结构上的完整统一。”

夏-安·朱利安的论敌常常责难他不懂阿拉伯文。自然，这使他不可能利用东方史料的原本。然而由于作者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这点对他构思写作《北非史》的计划并没有发生重要的影响，未必能因此诿过于他。

他的历史学基础是相当广泛的。他几乎利用了一切所能获得的属于科学范畴相当重要的史料，绝不忽略一点。除已发表的文件、年表、宗教论文、各种古代文献外，他还利用考古学、题铭学、古钱学方面以及其他的材料。总之，除各种各样书面史料外，有关历史方面一切补充学科的资料和结论，只要对自己的著作有用，他都专心致志地加以研究。

在写作《北非史》时起巨大作用的，还有象他自己所说的“直接的经验”，这是他在北非居住期

间参加当地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时得到的。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史料的立场态度。一般地说,他并不局限于对史料作形式上的阐释。按照他的说法,“史料只是对生气勃勃的现实的一种苍白的反映”,因此,他在运用史料时,把它加以复活和生动地再现。他根据贫乏的、常常是很难理解的、有时我们认为无关紧要的资料和迹象,力图创造出充满生活气息的图景,通过想象把它呈现出来,连同自己的感触和体验提供给读者。

《北非史》作者富有才能的一面,表现在他具有丰富的专门科学知识,实质上,他的整部著作都是以此作为基础的。可以有把握地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浏览过所有西方文化界、首先是法国和北非各国出现的有关专题比较著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在他的著作中,概括了外国资产阶级历史学方面的许多成就。夏-安·朱利安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研究北非历史的当前学术水平。

作为历史学家,夏-安·朱利安无疑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定影响,其中最正确的一面是同批评阶级剥削社会有联系的。他有意用物质的

经济的因素说明过去发生的事件，说明历史发展的过程，只要能获得史料，他处处揭示作为“历史人物”、政治派别等等活动基础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利益。他对社会冲突，对阶级斗争的一切表现都很关心，而且他的同情完全是在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一边。他讽刺那些对民族运动抹黑、仅仅把它们看作一种黑暗的破坏力量的资产阶级学者。

夏-安·朱利安研究科学的态度是极端认真的，他反对为了讨好现在而故意片面地歪曲过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根本不重视“官方意见”。他力图客观地对待北非各民族的去历史，不采取沙文主义的傲慢态度，而这种态度在法国资产阶级作者论述马格里布各国的著作中却往往流露出来。

对于在中世纪社会和国家生活中起特殊作用的宗教问题，他表现得十分客观，对不同的宗教教义和彼此的恩怨抱同样的冷静态度。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和历史学家，夏-安·朱利安透过宗教，看到了现实的、“尘世的”利害关系。他公正地认为，许多宗教异端、宗教运动和起义，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并且认为，上古时代和中世纪人民大

众的社会要求,往往都在宗教的外衣下提出,带有为宗教理想而斗争的形式。

《北非史》一书,按照作者的写作意图,是一部人民的历史。诚然,限于史料和文献的情况,不一定能实现这个意图。但是,只要一有可能,他就力图越出编年史这个狭窄的范围,摆脱无休止的战争、冲突和大大小小的王朝,因为在这种千变万化的现象中,失去了历史发展的一切意义和它的主要体现者——人民大众。夏-安·朱利安从这个前提出发,竭力想表现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面,他非常注意国家管理、风俗习惯、工商业活动、宗教信仰、艺术(建筑术处在最有利的地位)和理性的发展。

夏-安·朱利安这部著作的优点,使它成为西欧资产阶级北非历史著作中的一部优秀作品,但在指出它的优点时,也应该指出缺点。这首先表现在对社会发展问题、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问题阐述得比较单薄;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说明欧洲资产阶级历史学对夏-安·朱利安发生了强烈的影响。关于封建关系的发展、封建关系的特殊性,以及农民和城市下层居民的地位等等材料不足,有时就根本没有。这一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

欧著作中根本没有研究这类问题，证明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还远远没有解决北非历史中常常遇到的根本问题。

夏-安·朱利安的著作是一部意义重大的作品，它触及许多个别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还完全没有得到一致的公认。在一些情况下，作者提出了纯粹是假定的推测，在另一些情况下，夏-安·朱利安没有明确发表意见，只是把有关北非历史争论问题上各种不同的、往往互相矛盾的观点提出来，用不受拘束的自由形式加以比较。结果，某些历史专业方面的许多专家就会不同意他在一系列问题上所作的解释。诚然，要在一些常常遇到的问题达到完全一致，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目前史料如此贫乏、阐释又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是这样。

我暂且不触及这些问题，只想指出下列两点：

第一点。很难同意所谓“柏柏尔人的社会学定义”，这无非是企图以柏柏尔人作为例子，说明北非居民的“民族心理特点”，这种特点表现在“传统和习俗、风尚和惯例的总和”上，表现在“这是不变的思维方式的一贯表现，它显示出对政治和宗

教方面有关问题的一定立场”上，同时也表现在“反映出居住在……非洲大陆北部的居民的共同特点”上(见本书第76页)。第一，这容易引起混淆，而且使得难以说明北非柏柏尔人所固有的特征，而柏柏尔人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方言、传统和风尚等，和马格里布说阿拉伯语的居民不同。第二，北非居民“心理特点”所固有的以及构成马格里布现代各民族的民族性格的共同特征，是经过漫长时期，由于不同的民族成分的相互影响，并在这些民族成分(即使古代的柏柏尔人是其主要成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绝不是特别从柏柏尔人的民族心理特点派生出来的。第三，虽然非常清楚，“柏柏尔人的”这个名称带有假定的性质，夏-安·朱利安也把自己的“柏柏尔人的社会学定义”扩展到北非的阿拉伯居民上，然而这会不正确地解释为否认北非各国现代居民的阿拉伯性格。何况所谓“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居住着柏柏尔人，他们在习惯上都被误称为阿拉伯人”(见本书第3页)这样的说法，也给这方面提供了足够的根据。当然，未必会有人当真去证实北非的阿拉伯人就是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但是，从语言、风俗、

文化来看，北非人是和东方阿拉伯的同种民族接近的，这一点完全不需要争辩。北非各国的居民绝大部分都说阿拉伯语，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绝不会使自己处于同东方阿拉伯民族相对立的地位。当然，在北非居民使用的语言上，在北非人的风俗、文化和思想方式上有许多特点，使马格里布人不同于埃及人、叙利亚人或希贾兹人。但是，马格里布居民的这种独特性，这些“居住在……非洲大陆北部的居民的共同特点”，主要是由马格里布人，而绝不是由柏柏尔人决定的。

第二点。夏-安·朱利安相当重视资产阶级历史学中存在的现代化倾向。他广泛地使用象“帝国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样的术语。既然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这些术语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那我们看到夏-安·朱利安在应用时根本没有表达这些术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的应有内容，就应特别注意。例如对帝国主义一词，他只了解为企图建立帝国，统治别的民族。又如无产阶级一词，他理解为没有土地的贫穷居民，而所谓资产阶级一词，则理解为富裕的城市上层人物。同时必须强调指出，这些概念在应用到遥远